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八

图书馆业务 自学大全

(7) 文史工具书概说

符孝佐 编著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文史工具书概说

符 孝 佐 编 著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八〇年·长春

此书由吉林省出版局音印字(80)46号文批准

编辑者：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出版者：吉林省图书馆
印刷者：东北师范大学五·七工厂
出版日期：一九八〇年八月
地址：长春市吉林省图书馆
研究辅导部
电话：22659
邮政编码：130021

印数：15,000册

37

24

承蒙中国图书馆学会付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本学会会刊、丛书顾问顾廷龙同志为《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题签。特向顾老致谢。

F1136/61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 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志刚	于 声	王 也	王化长	皮高品
刘 宣	李 星	李长路	李芳晨	汪长炳
佟 冬	佟曾功	宋振庭	杜 克	辛希孟
罗继祖	周文骏	张 复	张庆春	张松如
张琪玉	张德芳	张遵俭	赵 琦	胡家柱
胡耀辉	杨威理	袁咏秋	顾 民	顾延龙
徐文绪	郭松年	黄钰生	彭斐章	程德清
鲍振西	谭祥金			

本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恩晖

付主编：江乃武 曹殿举

编 委：王中明 文甲龙 符孝佐 江乃武

金恩晖 郭建文 梁岩海 曹殿举

目 次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一节 工具书的性质	(1)
第二节 工具书的作用	(3)
第三节 工具书的源流	(6)
第四节 工具书的结构	(10)
第五节 工具书的编排	(12)
第六节 工具书的使用	(23)
第二章 字 书	(25)
第一节 字书的性质和作用	(25)
等二节 《说文解字》	(30)
第三节 《说文》派字书	(34)
第四节 分韵编排的字书	(41)
第五节 专门字书	(43)
第六节 常用字字书	(48)
第三章 词 书	(52)
第一节 词书的性质和作用	(52)
第二节 《尔雅》	(54)
第三节 《尔雅》派词书	(57)
第四节 大型综合性词书	(58)

第五节	语文词书	(62)
第六节	虚词词书	(67)
第七节	成语词典	(70)
第八节	方言、俗语词书	(73)
第九节	专门词书	(79)
第四章	类 书	(83)
第一节	类书的性质	(83)
第二节	类书的源流	(85)
第三节	类书的体例	(89)
第四节	类书的作用	(91)
第五节	综合类书	(93)
第六节	专门类书	(98)
第五章	政 书	(103)
第一节	政书的性质和作用	(103)
第二节	通史性政书	(105)
第三节	断代性政书	(109)
第六章	书 目	(113)
第一节	书目的性质和作用	(113)
第二节	综合性书目	(115)
第三节	专门书目	(121)
第四节	报刊目录	(126)
第七章	索 引	(130)
第一节	索引的性质和作用	(130)

第二节 图书索引.....	(132)
第三节 报刊索引.....	(139)
第八章 年 表.....	(145)
第一节 年表的性质和作用.....	(145)
第二节 纪年年表.....	(150)
第三节 史事年表.....	(157)
第四节 生卒年表.....	(159)
复习思考题	(162)
主要参考书	(164)
后 记	(16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工具书的性质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极为丰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图书资料日益增多，常被人们喻之为“书海”或“书山”，这是毫不夸张的。如此浩繁纷杂的图书，就其作用来说，也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可供系统阅读或钻研的一般书籍，称为普通书或阅读书，这是书籍的主流；另一类则是专供解难释疑或翻检查考之用的特殊书籍，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工具书。相形之下，这类书的数量虽少，但作用较大，不可忽视。

所谓工具书，顾名思义，就是作为工具，专供人们读书治学时翻检查考用的图书。它是由一定学科或专题的必要资料，按照特定的检索方法，系统编排而成。由于它供人们经常翻检使用，能够解决疑难问题或提供资料线索，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工具书。显然，这是对其工具性功能的最好概括。

作为工具书，一般具有不同于普通书的三个特点：一是作用不同，工具书不是供人们系统阅读，一般勿需从头至尾系统翻阅全书，就能解决特定的问题；二是取材不同，工具

书多以普通书的内容为原材料，是普通书的再加工，是在普通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是第二、三手资料；三是编排不同，普通书主要是全面系统地阐述知识，而工具书主要是为了迅速准确地解决疑难和资料问题，所以普通书多采用学科系统性的论述式，工具书则多采用检索次第性的序列式。这三大特点，也可以作为我们区别工具书与普通书的主要依据。

过去由于人们对工具书的特点分析不够，把工具书的范围划得过于宽广。有的把普通书中具有较高使用价值，需要经常查阅的专业参考书，例如方志、历代史书或资料汇编之类，都视为“广义的工具书”①或“边缘工具书”②；有的把地图集、单张地图、各种图谱、挂图、地址簿、电话簿、企业机关录也视为工具书③④，这是本书所不取的。诚然，有些书确实具有工具书性质，但并无细致讲解的必要，诸如地图、旅游手册之类，所以本书不列作工具书的范围。

工具书因其内容、用途、体例和规模的不同，可以分成

①赵国璋《工具书与教学科研》，《教学与进修》，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三十页

②程岳《浅谈工具书》，《图书馆工作》（安徽），一九七九年，第二——三期，第三八页。

③朱天俊、陈宏天编《文科工具书简介》，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地图、图谱》。

④杨祖希《词典学试论》，《辞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辑，第三一页。

多种多样的类型。以其文别来说，可分为中文工具书和外文工具书；以其内容来说，可分为综合性工具书和专科或专题性工具书，也可分为文科工具书和理科工具书；以其规模来说，可分为大型工具书和中型或小型工具书；等等。

现以工具书的内在特征——内容、体例或用途为标准，大致可把工具书分为八种类型：一、字书；二、词书；三、类书；四、政书；五、书目；六、索引；七、年表；八、其他，如年鉴、手册等。这八大类型工具书，都各具特点，各有其用，有时则需要互相配合，相辅为用，才能奏效。这样，种类繁多的工具书就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查找不同资料，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熟悉和了解工具书的类型及其用途，以便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就去翻查什么类型的工具书。

第二节 工具书的作用

工具书是研究学问，获得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凡要读书学习的人都离不开它。工具书，常被人们称之为“不讲话的老师”、“自学的良师益友”、“读书的案头顾问”、“治学的得力助手”，这是人们对工具书作用的高度评价和形象概括。的确，工具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是：

第一，工具书能为人们解难释疑。不论是学者专家从事科学研究，还是一般同志看书学习，都必然会遇到许多疑难问题。遇有疑难问题，固然可以求教师友，但是完全依靠师友，也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因为师友的知识和认识能力也

有局限，不管他是哪一门的专家，也只能精通自己所长期钻研的那一行业务，不可能样样都懂，更谈不上样样精通了。正所谓“一人之知识有限，天下之义理无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万能博士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记忆力再好，要记住所有汉字的形音义，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见字不知音义，悉音不知形义，这都是常有的事，到时候去查查字典就行了。也没有谁把年表都记住，年表印好在那里，到时候去翻一翻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省事可靠的办法，还必须依赖知识的总汇——工具书去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第二，工具书能为人们指引读书门径，避免瞎摸乱撞，少走弯路。研究学问，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常常会感到茫然无措，无从下手，不免望洋兴叹。假如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书目索引之类的工具书，就能获得入门的钥匙，引路的指针，登堂入室，豁然开朗。因为书目索引不仅著录出书名、篇目、著者、出版时间等项，而且还论列学术的源流得失，版本的真伪优劣，读书的先后缓急。例如，若要研究《诗经》，自汉至清，各家注本，不下千种，内容详略精粗，大有出入，究竟选读哪种为善，如果没有师友指点，只要翻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体就可依其评介去选读了。这对于初学者或研究者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所以清代学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①“艺文志”就是古代书目，要读书，必须学会利用书目，才能得其门而入。由此可见，工具书对于自学的人来说，更是无师

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

自通的捷径。

第三、工具书能为人们提供资料和线索，为教学和科学的研究工作准备条件。凡研究学问或从事写作，都必须占有大量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要想占有大量资料，往往需要利用各种工具书。例如，若要研究历史，只要翻开《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便可得到近五十年来一千三百多种刊物上发表的三万多篇论文的线索；若要知道某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籍贯、传记，只要查一查《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便唾手可得。这是多大的方便呵！鲁迅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广泛利用了中国历代史志书目和类书，从中辑录了大量资料。所以，工具书不但是一般同志的良师益友，更是科研人员的重要工具。无数事实证明，凡是治学有方，成绩卓著的专家学者，无不得力于工具书。

第四，工具书能为人们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从前有些学者，对工具书的作用认识不足，也不习惯于利用工具书，读书只能死记硬背，有时为了找点材料，往往穷日累月地涉猎翻检书刊，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许多工具书，对于人们所需要的知识材料，都作了便于查检的编排记载，只需一查即得，事半功倍。例如，我们若要征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只要善于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

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二三页。

索引》、《列宁全集索引》、《毛泽东选集索引》等，就能迅速查到你所需要征引的原文。不难看出，科研工作者借助于工具书，在浩瀚似海的书刊中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查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时间精力，多快好省地取得研究成果。

第五、工具书能为图书馆工作者从事各项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手段。工具书的使用，在图书馆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应用范围之广泛，次数之频繁，有时都很难以统计。例如，选购图书，起码需要利用书目；类分图书，需要利用多种工具书，解决字、词、书名、作者、年代等方面的问题；流通阅览需要利用工具书指导读者阅读；参考工作更要利用工具书解答读者咨询，提供资料线索，例如，许多读者为了写文章，来馆要求查找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要求查找一些人物传记、历史资料，要求查对某些史实、年代、地名、人名等，这些都需要图书馆工作者充分利用工具书，才能有效地解答读者的咨询。因此，工具书对图书馆工作者来说，更有特殊意义，它既是提高自己文化知识水平的工具，又是搞好业务服务工作的助手。

第三节 工具书的源流

工具书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我国是世界上编纂出版工具书最早的国家。工具书和普通书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字书。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周宣王太史所作的《史籀篇》，是

见于著录的最早的一部字书。相继秦汉有秦李斯所作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母敬（一作胡毋敬）的《博学篇》，汉史游的《急就篇》等。这些字书是为了学童诵读而编的，未作解释，属常用字汇之类。比较成型的字书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的第一部字典；词书有《尔雅》，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词典。再就是西汉杨雄的《方言》，这是我国的第一部方言词典。书目有西汉刘向的《七略别录》（已佚）和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残），以及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工具书的开创和奠基时期。

魏晋至隋，是工具书充实和发展的时期。沿着《说文解字》体例充实发展的字书，有梁顾野王的《玉篇》。沿着《尔雅》体例充实发展的词书，有魏孔揖撰《广雅》等。这时期的工具书，还出现了某些新的品种。首先是字书方面正式出现了“韵书”，如魏李登的《声类》，开创了按音序编排的同音字典体例，著名的还有隋陆法言等的《切韵》。其次是正式产生了类书，而且起步就比较快。例如，现见于著录的第一部类书，魏曹丕组织编纂的《皇览》（已佚），已是“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到了北齐祖珽等编纂的《修文殿御览》（已佚）三百六十卷，就已具相当规模了。

唐宋两代，是工具书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时期。一、字书和词书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图书，属于《说文》派的有宋戴侗的《六书故》，王洙、司马光等的《类编》；属于《切韵》派的有宋陈彭年等的《广韵》和丁度等的《集韵》；属于专门性的字书有：专门分辨字的形体的唐颜元孙撰《千祿字书》、宋李从周撰《字通》，专门解释史书中的古字，僻字

的宋李机撰《班马字类》，专门注释经书文字的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专门解释佛经音义的唐释玄应撰《一切经音义》等；词书方面属于《尔雅》派的，还有宋陆佃的《埤雅》和罗愿的《尔雅翼》等。二、类书、政书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类书如唐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唐高祖命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唐白居易撰《六帖》，以及宋代官修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都是相当著名的。政书的代表作，如唐杜佑著《通典》、宋郑樵著《通志》，以及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和宋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等。三、书目方面，除《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史志书目外，著名的还有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在目录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元明清，工具书的数量多，规模大，在唐宋的基础上继续补充和发展。一、字书方面主要有明梅膺祚的《字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清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清阮元的《经籍纂诂》等。二、词书方面，方言词典主要有清翟灏的《通俗编》，清钱大昕《恒言录》，清钱大昭《迩言》等；虚词词典主要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属于《尔雅》派的词书，也有了新的发展。如专门诠释古书冷僻深奥词语的明朱谋伟《骈雅》，辨释名物词语的明方以智《通雅》，辨析形音岐异而意义相同之词的清吴玉搢《别雅》，专释叠词的清史梦兰《叠雅》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三、出现了大型的类书，如明解缙等《永乐大典》（残）和清蒋廷锡等《古今图书集成》，其数量之

大，为前代所无。四、书目方面，在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著名的有元马端张的《文献过考·经籍考》，清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等。五、年表之类的工具书，有了较大的进步。如清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清六承如的《历代纪元编》，至今仍不失为有参考使用价值的工具书。

近现代，由于时代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输入，工具书扩大了一些新的领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字书、辞书，比较突出的有《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辞典》、《词诠》、《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此外，各种新型的索引大量出现，中西历对照表也相继产生，各种手册、指南、年鉴也不断涌现。

解放后，随着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逐步恢复和迅速发展，人们对工具书提出了更大更高的需求。为了满足急需，各出版社先后重印、修订和编辑出版了一些字书、词书，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目索引，如《全国总书目》、《中国丛书综录》、《全国报刊索引》等。过去较长时间，由于某些“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我国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落后了一大截。当前，电子技术、缩微技术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为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和使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在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工具书的现代化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粉碎“四人帮”三年后的时间里，就已经修订出版了大型辞典《辞海》、《辞源》（第一册）和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而即将出版和正在加紧编写的各种类型的工具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特别令人